

XING GUANG QUAN WEN XUAN



邢廣權文選

邢广权文选

XING GUANG QUAN WEN XUAN

邢广权文选

辽东文学社出版
辽东印务中心制版
辽宁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960 1/32 字数：10 千字 印张：5
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 — 1000 册

责任编辑：李明华 责任校对：邢云秋 封面设计：艾旗

BLTZ — 1995 — 32

定价：5.00 元

序

张立硯

也许是日渐年长，对往事就格外认真，而且常常无端地产生各种联想。特别近几年，一些同辈老友陆续离我而去，寂寞孤独之感时常袭上心来。就想为活得比我更苦的那广权同志出本书。

本溪这一代读者，知道那广权这名字的人恐怕是不多了。但五十年代以来，在长达三十年时间里，他的热情洋溢、独具建树的特写和政论，却三天两头见诸报端，其勤奋使人感叹，论才华令同行倾倒，可说山城谁人不识君。

广权长我两岁，在同辈中可算至交，道德、才情皆在我之上，却四十七岁英年早逝。对于他的死，朋友们都感到可惜，其悲痛可想而知，虽十年过去了，却总是不忘。当年，我们都还年轻，因为性格相近，又都痴心于文学，自然就读得来。后来又成了对门邻居，接触的机会也就更多。常常是这样：一举手，一投足，就知道对方有话要说了；你来我往，没敲门，就会产生一种感应，一定是对方驾到。于是，大道小道，海阔天空，总有叙不完的话题。风风雨雨二十年就这样共同走过来了。

对于广权的死，做为朋友，我一直认为没尽到保护的责任。他当然常有不顺心的时候，但那种昼夜颠倒的玩命似的工作习惯也常令朋友们担

忧，他的较少节制的吸烟嗜好也不能不过早地伤害着身体，特别是他相濡以沫的夫人的早逝，对他刺激更大。我常想，广权真是不幸，他比常人活得更苦更累。以中国之大，象广权这样德才兼备的人还是太少。做为党培养下的新中国第一代编辑家，他在新闻文艺事业上的贡献是朋友们有目共睹的。他靠自学成才，从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校对工成长为一位著名记者。我相信，广权走过的这条道路，对今天的同行乃至当代有志于建功立业的青年一代都会有所启发。

命运给他的安排实在不公，这世界到底没有留住他。记得在为广权送行不久，一次路遇当时的市委副书记王向民同志，他不无感叹地说：“好好一位才子，却没有留住；有什么法子呢，有什么法子呢。”

谁也没有“法子”使广权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来，包括他的几个懂事的孩子。广权病故后，我一见到他们就如见故人，他们喊我“张叔”，我听了好揪心；想哭，却哭不出来。毕竟是隔代人了，往日的话题未免陈旧，纵有千言万语，又能对孩子们说些什么呢？好在有广权的遗文在！他曾亲口对我说过：“今生今世做梦都想出本书”。于是，朋友们商量，大家操操心，替他圆这个梦吧。记得鲁迅说，他见到亡友殷夫的遗文，如捏着一团火。夜不能寐，从广权汗牛充栋的文稿中逐一筛选，我就感到这团火的跳动。看来，先哲的心，与我们凡人还是相通的。广权用生命和汗水留下的这些遗文，确如一团火，它不但使我们触到一个生龙活虎的生命的存在，还将照亮我们，鼓舞我们更加珍惜今天，寄希望于明天。

1995年3月24日

目 录

序 / 张立硯.....	1
--------------	---

小 说 篇

老羊馆会亲.....	3
邻居之间.....	8
调查调查.....	15

特 写 篇

在支部书记家里.....	29
特别会议.....	33
寄给老肖.....	42
夜半回宿舍.....	44
广家和淑荣.....	46
第一夜.....	48

李大娘二次投资	51
“送仔娘娘”	54
雨 后	59
计件包工以后	61
结实累累	63
农村女会计员	68
丰年佳节喜信生	71
路	75
新春佳话	80
康庄大道	82
红灯高照	89
普通劳动者	94
一把保险钥	100
山村养鱼池	103
农民本色	106

评 论 篇

必须坚持正常的文艺批评	113
两种作法 两种结果	115
排除阻力 落实政策	118

附 录 篇

我的业务自传	123
在党的抚育下成长	127
生平年表	130

致儿子子平的书信.....	132
走回生命的原野 / 李凤荣	139
永久的真诚 / 林溪岩	142
纪念大老实人 / 李一萍	145
怀念我们的父亲 / 邢子平 邢燕 邢小秋	150
挽 联.....	153

小 說 篇



老羊信会亲

大清早，社里的老羊信杨德禄走进社主任韩成武家的大门。刚走到院心，社主任从牲口棚里走出来。

“主任，我今个要耽搁一天，有点事情……”

“是会亲家吧，大叔。”主任笑了，他眯着眼睛打量着老羊信。这个老实的老人，六十多岁的年纪，还没有在他的脸上刻上太多的皱纹，只是两只眼睛深陷在眼眶里，有些晕花；一条羊皮裤尽管打着块黑一块兰的补丁，还是从破口处伸出羊毛来，棉袄是一件蓝色的矿工服，已穿了两年，就要褪成灰色了；一顶黑羊毛毡帽，由于破旧，耳扇子无力的垂下来。

“去吧。”主任说。

“那么我走了。”

主任送走了老羊信，转身回到屋里，韩大嫂正在淘米，问：

“杨大叔请假干什么？”

“会亲家去。”

“该老公公掏腰包了，装烟钱准不能少花了。”

“老规矩吃不开了！”主任很不耐烦地说。

“要我看哪，虽说是新派头，不请鼓乐不拜堂，装烟钱可总得花呀。人家二十多岁的大闺女，能白白送人吗。”

“人家是团员，你别寻思像你过门那咱呢。”

“多咱也是一样，该花的也得花。”大嫂玩笑的说着走出里屋。

杨德禄回到家里，对老伴说：

“把那个给我！”

“噢，”老伴走进了里屋，用围裙擦擦手，从炕头的箱子里掏出一个长方形的红布包，小心在意的解开上面缠着的绿绳，拿出厚厚的一叠票子递给老头说：

“这是一百五十元。”

老杨头接过钱心里想：管它多少呢，这是正事呀！这不是吃了，喝了，赌了，我宁肯缝连补绽，舍不得换件新的，一条老羊皮裤我穿它五年，可这是给儿子娶媳妇的大事呀。他摘下那顶旧毡帽，把钱塞在帽沿里。

“来，我给你钉个兜吧。”老伴拿着针线，对着窗纸的光亮，伸出去大老远。

“多余找这麻烦，丢不了。”老头戴上帽子，一块硬东西从帽沿上突出来。

亲家张本善住在九洞沟，这个自然村只有七、八户人家。一条小溪发源于对面的石砬子下面，人们用方块的大石头砌成一个水窝子，代替了井。一只洁净的大水瓢浮在泉水的上面，用来舀水。尽管腊月的天气，这股泉水还冒着白色的蒸气。砬子上一棵驼背的老松俯下身子望着水面，碧绿的松枝映在水里。石砬子突出的石头上面，结成碗口粗的冰瘤，从半空一直插入水里。

亲家的房子就在这座泉眼的对面，除了正房以外，三间西厢房一半是仓房，一半是牲口圈。老杨头刚一走进院，从上屋走出一位中年妇女笑着说：

“大叔来了，天冷吧。”她是亲家的大儿子媳妇。

从屋里跑出亲家、亲家母、三儿媳，亲亲热热有说有笑的把老杨头让到屋里。

刚一进屋门，“噗咚”一声，老羊倌一脚踩进灶火坑里。

“哈，屋子搁不下你了，别钻灶坑，亲家。”亲家开起玩笑来。

“哪话。”老杨头笑了。冬天，太阳在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银光，走了一会雪路，眼睛像针扎似的。刚一进屋免不了眼前漆黑，再加上他本来就有些眼神晕花呢。

“大叔来了！”没过门的儿媳素贤站在屋中间行礼说。

“啊。”老公公没多话，用手揉起眼睛来。

素贤铺上褥子，把烟卷递过来。老杨头本来不会抽烟，可是想到这是规矩呀，也就接过来了。

“张大哥在家吗，社里找他有事。”外面有人喊。

“好，我就去。”亲家答应着又回过头来说：“亲家你坐着，我去看看，这几天正扩社。”

“亲家，你担什么责任？”

“哈，亲家，管理委员。”

“是呀，都忙啊。”老杨头说。

“我去去就来。”亲家走出了门。这时，老杨头的眼睛已经习惯了屋里的光线，开始在屋子里打转转。老张家是个大家庭，娶了三个儿媳妇，两个留在家里，二儿子在本溪矿山。屋子里的摆设最显眼的是两个儿媳妇的大被搁，花花绿绿的被褥，几乎顶上了房顶。正面的山墙上挂着用花边镜框镶着的毛主席像，毛主席含笑地望着人们。

亲家母端来一个大火盆，刚出过烟的炭，还冒着蓝火苗。他觉得这一

家人像这盆火似的，快快乐乐暖暖烘烘的。

“上炕里，大叔，躺着歇歇吧。”素贤走过来说。

“不累，不累。”老公公和蔼的说。

“张素贤！”窗外一个姑娘的声音。

“喂！玉莲，进屋来。”素贤迎了出去。

“我给你带来一个好东西，你猜是什么？”玉莲在外屋逗素贤。

“哪来的？”

“邮局呗，你猜谁邮来的？”

“快给我！”

“你猜你猜。”玉莲故意不给她。

“死丫头，快给我！”

“书，谁邮来的？”

“他呗。”

“他是谁呀？”

“追底刨根的，我不要了。”素贤也假装生气的说。

“我要说了！”

“你敢！”

“不敢，哼！你爱人！”

老杨头在里屋听得明明白白的，心里想：“邮书，真没正经的。”

门欠开了，一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姑娘探进头来，又缩了回去。

“进屋吧。”素贤说。

“不了，你看完了借给我好吗？”

“看什么。”亲家回来了，问玉莲说。

“书。”素贤答道。

“不能借给她，谁叫你不快找对象了。”亲家开那姑娘的玩笑，人们都笑了，把玉莲臊跑了。临走回敬了老爷爷一句说：“这死老爷子！”

老杨头在亲家吃过饭后，太阳已经偏西了。摸摸帽子里的钱说：“天

不早了。”

“忙什么的，住一天吧。”亲家母说。

“走就走，太忙的时候不留你。”亲家说。

亲家母瞪了他一眼。

“瞪我，真话吗，耽误了活计不好，我这是为亲家打算盘呀。”

“对呀。”老杨头说，笑笑，摘下帽子掏出一叠票子来，放在炕沿上说：

“没有多的，这一百五十元给孩子买点物件。”

“我不缺钱花，这样做不好。”素贤看看老公公笑了。

“哈，你这人，亲家，我女儿说得对；好儿子才能娶着好媳妇，俺是看你的儿子。”

老羊信站在地上，不知怎的好，说：“哪好这样呢！”

“我猜中你的心意了，你想要个证据吧，这在过去就得开‘婚贴’，现在呢！”亲家指着素贤书架一幅框说：“这就是，两人合照了像片，这上面写着‘订婚纪念’四个字。亲家，咱们这是新事新办，咱们现在是建设社会主义了，哪能还办老封建的事呢。……这样吧，等上秋他们结婚了，你把这钱给素贤做入社股金；再说，你也应该添点衣服，对吧。”

老杨头一边听着亲家的话，一边看那像片：两个人头并头，肩靠肩亲亲热热的坐在一起。这时亲家早把钱给塞在手里了。他走出门，一家人送了出来。

起了北风，一出沟门，北风像刀子一样刺人，风把雪刮起来，在空中乱花花的飞旋，打在人的脸上像砂子打的一样疼，两手凉得没处放，可他的心倒觉得热乎乎的，亲家的话在他耳边重复着：“咱们现在是建设社会主义了，哪能还办老封建的事呢。”

邻居之间

初秋的傍晚时分，前进公社东升大队砬头生产队蔬菜组长兼收款员郑纯志，外号叫大老正的，在刚打发完一群买主之后，正坐在瓜棚前的石碾子上，嘴里叨着铜嘴铜锅烟袋，一面吧嗒吧嗒吸着烟，一面在他厚实实的手掌里，一五一十地点着钱，弄得哗啦啦响个不停。点了一阵，从便服兜里掏出一个红布皮小本子，又从另一个兜里摸出一支三、四寸长的铅笔，把钝钝的笔尖在嘴里吮吮，然后攥在手里，颤微微地在本子上一划一划地写起来。

就在这工夫，一阵尖溜溜的声音钻进他的耳朵里：“郑二爷，你发了！”

跟着说话声，一个细高个、水蛇腰的半大老头，从瓜棚后头走过来，站在大老正的面前。这个人名叫李升堂，是大老正的栉比邻居。

大老正没有吱声。他把铜烟袋往石头碾子使劲叩了几下子，算做对来人的应答，然后，他慢沉沉地站起来。他站在他的邻居面前，足比人家短了一个脑袋。他，四十五六岁的年纪，圆圆的脸盘上还没刻上多少皱纹，只是在仰脸瞧人时，粗黑的眉毛上头，才展出几条深深的“抬头纹”，下

颌宽宽的，厚厚的嘴唇总是并得严严的——他是个“言语迟”的人。

李升堂知道要从这个木头疙瘩嘴里掏出几句话来不是件容易事情，便接着开口道：“二兄弟，你算给咱队里立下汗马功劳喽！你这一手摆弄的这分菜园子，大概捞进二、三千块了吧？哥哥我两个捏一堆也不及你哟！”

“没有的话！”大老正瓮声瓮气地冒出这么一句。

“不！不是哥哥尽说中听的，这是真话，真话！”李升堂啧啧嘴，轻轻地叹息一声，又道：“你呀，不光队里活干得出奇，家里也闹得不离，真像别人说的‘集体、个人双丰收’啊！单说你家自留地里的大葱吧，水溜溜地，长得小孩胳膊般粗！可我，哎，‘马尾子串豆腐’——提不起来喽，栽的四垅葱，长的黄瞎瞎，通通收拾一起，不够一人扛，哪够耗的……”

“没有的话，怨你侍弄不到家，有什么法子？”大老正说。

“说的是，”李升堂惨惨地笑笑，停了一阵，他勾下腰，把长长的下巴搭在大老正的肩头上，悄声细语地说：“哥哥想，队里的葱要能卖我一百二百的嘛……”

大老正抬起头，脑盖上横起几条横纹，粗声粗气地说：“队里的葱？有些，不能卖了！全留来年春吃发芽葱了。”

“咳！咱这大个生产队，还在乎一、二百斤葱吗！”

“你买一百，我买二百，集体事儿没法办啊！”

“兄弟说哪去啦？”李升堂悄声说：“咱不是邻居吗，‘远亲不抵近邻’，无论怎说，你得拉帮咱点——”

大老正怔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我看，你园里的葱也不算少……要是真不够吃，我园里有，拔些去，没说的。”

李升堂没等人家说完下句，就接过话碴道：“喂，你这份情意，哥哥领了，可你没明白哥哥意思……”然后又勾下腰，嘴巴贴着大老正的耳朵：“眼下，县街上，大葱可是缺货哪……”